5G 时代新型连接模式下的媒介传播

孟凡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北京 100000）

摘　要：5G 技术的蓬勃发展不仅带来了崭新的技术，也给媒介传播提供了机遇与挑战。通过论证 5G 技术给信息连接速度、信息连接模式、用户在连接中的作用带来的新变化，本文认为，5G 技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连接”理念。在这种崭新的“连接”理念中，5G 技术对于传统媒介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传统媒介在 5G 时代要实现信息传播的“弯道超车”，需要真正重视连接的形式，重视自身在信息连接监管中的作用，重视自身作为一种“主流媒介”功能的正确发挥。

关键词：5G 技术；信息连接；传统媒介；“主流媒介”；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TP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1）07-053-03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1.07.014
本文著录格式：孟凡浩 .5G 时代新型连接模式下的媒介传播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07）：53-55.

在当前的媒介研究中，5G 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一个热门且迫切的话题，如何应对 5G 时代信息传播，是媒介研究者和媒介工作者的重大挑战。要回应这种挑战，需要首先明确 5G 时代信息传播的核心特性。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5G 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将把我们带入一个世间万物皆可成为媒介载体、皆可实现相互间信息传播的新时代”，[1] 我们基本上认同这样的判断，认为一种崭新的“连接”模式带来的信息传播与媒介功能的转变乃是 5G 时代媒介传播的首要问题。

1. 5G 技术与一种崭新的“连接”

1.1　5G 技术与连接“速度”上的改变

5G 技术带来了与以往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新型“连接”。这种“连接”的崭新之处首先体现在连接速度的变化上。5G 技术意味着某种根本性的信息“嵌入”，这种嵌入可能带来了一种万物互联的崭新社会形态，而对于媒介传播来说，这种嵌入与互联意味着一个媒介新时代的到来。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媒介传播的本质就是嵌入与互联。嵌入意味着媒介会帮助我们将某个实体所具有的“观念”，“信息”，“资讯”移植，转移进另一个实体当中去：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嵌入”过程；而互联意味着信息场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媒介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整体”，一个能够分享信息，分享资讯，并在分享之中形成一种统一观念与统一价值判断的“综合体”。过往的媒介传播往往因为连接速度上的限制，而不能很好地完成嵌入与连接的工作，5G 技术的出现在根本上改变这一切：嵌入与连接几乎不存在延迟，不存在间隔。而且，5G 技术某种意义上将会倒逼媒介从业者在媒介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上进行革命性的调整，以适应连接速度上的飞速提升。短视频的快速信息传播能力，就是这种连接速度带来的明显改变。实际上，在当前的各个传播媒介，包括电视传播与网络传播中，短视频或者某种意义上“较短的视频”。就是为了适应 5G 时代的连接速度而做出的信息传播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

1.2　5G 技术带来全新的连接模式

5G 技术带来的新型连接模式也体现在连接对象的变化上。5G 技术实现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且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连接。这种连接对象上的转变意义重大。一方面，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物联网模式的确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络，是一种世界性意义上的“连接”，一个“万物皆媒”的时代，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5G 把现实世界以数字世界的方式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出了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2] 在这种连接中，信息和资讯的流通相比于人与人之间的传统交流模式而言，将更加发挥出网络的作用与功效，更加凸显出连接的本来意义。毕竟，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媒介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在信息的转译工作上，要考虑信息接受者接受信息的能力，要时时想着以一种接收者乐于接受、易于接受的方式来传播信息。而在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传播工作将通过“物”与“网”来完成，而“物”所能接收的信息模式往往是固定的，“网”所能产生的信息传播效应是准确无误的，这就让信息传播在涉及“物”与“网”时显得极其快速并且精确。更令人期待的是，在 5G 技术所带来的物联网革命中，各种各样传感器的使用，意味着数据的采集、加工、传播、反馈都将更为“自动化”，更为便捷；媒介想要传递与嵌入的数据将彻底实现从“传播”到“传输”的转变。

1.3　5G 技术下用户在连接中的角色变化

5G 技术带来的新型连接模式还意味着人们在信息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改变以及连接对人们生活意义的改变。5G 时代的连接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革就是用户原创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不仅继续蓬勃发展，而且开始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导”模式。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之所以能够获得长足的发展，意味着互联网的传播模式中，信息生产者和信息接收者的身份已经完全模糊

了：人们既可以扮演接收者的角色，也可以扮演生产者的角色，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交互连接的发生。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者的出现，人们会发现，在5G时代，得益于信息的高速传播，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转型成为“生产者”而不用担心自己所生产的内容是否能够获得更多接收者的认同。信息连接已经从一个点状模式彻底转化为一种网状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另一个转变是，每个用户都十分热衷于连接，甚至于连接已经成了某种“生存状态”。连接于网络，获取和传播信息已经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4　5G技术与信息连接的日常化

连接模式的改变意味着互联网的“移动”特性将在5G时代的媒介传播中成为关键点。实际上，移动不仅指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来实现信息的发布和接收，更重要的是，“移动”意味着信息的交互处于一种持续的动态过程中，信息的生产、传播、接收是一个不断流转，没有停歇的运动：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都随时可以生产信息、传播信息和接收信息，每一个连接对象都处于信息生产者、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不同身份的转变当中。连接现在意味着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互动”。正是由于用户可以通过5G技术提供的高速网络快速地进行连接，也由于万物互联所带来的连接的“传输式”革命，人们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将不再需要一个线上—线下的转换过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让“网络会议”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个沟通模式，这就表明，在5G时代，人们可以部分意义上真正地“生活在网络上”，过一种完全“线上”的生活；而且，人们会将这种“线上”的连接体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交往”，而不是一种依然需要转化为“线下”的虚拟交往。

2. 5G技术发展与传统媒介的新机遇

2.1　重视连接形式的“技术赋能”

5G时代在连接模式上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崭新的互联网传播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传播的蓬勃崛起，也意味着传统媒介迎来了一个“弯道超车”的崭新机遇。首先，5G技术意味着连接的形式对连接质量的重大影响已经到了不可忽略的地步。在过往的媒介传播中，人们往往受制于单一的连接形式，而只注重自身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将信息内容的优劣作为判定连接质量的最重要标准。然而，在5G时代“技术赋能”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化的共识。具体到媒介传播上，“全面的视频化、传播的无线化、流程的简便化，将是5G时代信息传播发展的必然趋势”。[3]对广播、电视、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介而言，是时候抛弃一些陈旧的传播形式对传播理念的束缚而以全新的样貌迎接5G技术带来的崭新传播形式了。我们认为，传统媒体要在5G时代紧跟连接模式上的转变，需要充分利用5G技术带来的超高速的信息传播，制作出更加多样，更加高清，更加高质量的视频，通过各种途径（无论是电视网平台还是新媒体平台）来连接尽可能多的受众；同时，传统媒体需要开始将自己正确地定位为传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广泛影响力的“节点”）而非传播网络的全部，需要正确认识到一般受众在5G时代实际上也已经经过“技术赋能”而获得了成为传播网络中“节点”的能力。基于此，即使是仅仅在“视频化”的意义上，在5G时代，传统媒体也需要与一般的受众实现更加积极意义上的连接，“互通有无”。

2.2　重申传统媒介的监管职能

5G技术实现的新型连接模式还意味着对连接的监管变得更加迫切，而传统媒介实际上可以在其中起到重大的积极作用。5G时代信息的生产和传输过程中的监管工作更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首先，5G时代高速的信息传播确实意味着大量的信息将不断地被普通的用户制造出来，其中必定存在着一些无效的、冗余的甚至是有悖于主流价值观念的信息。任由这些信息随意的扩散而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管模式，带来的结果往往不是更加有效和密切的连接，而是对“连接”的破坏，甚至是某种“分裂”与“疏离”。其次，信息监管的另一个方面是流通渠道意义上的监管。在5G时代信息随时被制造出来，进入流通环节，人与人、人与物随时都可以连接在一起，此时如果没有监管和介入，任由各种各样的传播渠道快速地流转和传递信息，很容易导致某种意义上的“信息失控”，有时甚至是“虚假消息的泛滥”而拥堵信息通道，造成“劣质信息驱逐优良信息”的后果。此时，实际上就迫切需要传统媒介在信息流通渠道意义上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传统媒介在长期的历史中依仗自己的声望而获得的权威感。当然传统媒介的监管过程很多时候不是贬抑和打压，而是一种自身功能与作用的最大程度发挥。例如，在疫情期间，尽管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被迅速传播，但主流媒介能够形成稳定、高效、真实的信息发布渠道，凭借自身的公信力获得公众的认可，它是可以在5G时代快速的信息传播与连接模式中获得“权威认证”和不同于过往的传播效能。并且，依仗这种“权威性”和传播能力，传统媒介会形成某种对一般意义上信息流通的“监管”常态。

2.3　巩固传统媒介的主流话语权

5G时代的新型连接模式需要进一步凸显传统媒介的“主流话语权”。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在新媒体领域，人人都有麦克风，处处人声鼎沸。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主题越来越多，传播主体大规模业余化，带来传播话语权扁平化，主流媒体作为信息过滤器的作用被稀释了”，[4]这样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并且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但笔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主流并非一个可以轻易界定的东西，也并非谁声音大就可以成为主流。5G时代带来的信息高速传播和人与人，人与物的密切连接确实给人造成了一种“众声喧哗”之感，但对于信息的受众来说，无论信息有多么丰富，连接有多么便捷，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人们认同的核心价值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恰恰是传统的主流媒体在传播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核心价值时，在连接最广泛的信息受众的过程中，没有积极地应对或者说主动地采用5G技术所带来的高速传播、便捷互联特性。也就是说，是主流的媒体和5G时代主流的信息传播方式之间的“隔阂”。实际上，传统媒介在5G时代成为连接中的主流声音并非难事，关键是“利用自己的核心优势，在技术逻辑的导引下和‘线上’新世界的建构中去影响主流、影响主流人群、影响主流人群的决策”，[5] 从而将自身的主流定位与主流技术的要求整合在一起。这就要求传统媒体要主动拥抱5G时代，要形成明确的“技术赋能”意识，明确自身的“主流话语权”定位，打造一种新型连接模式中的“主流媒体”形象——而我们认为，在5G时代带来的新型连接模式中，“主流媒体”形象不是式微了，而是更加重要了。[6]

3. 结语

5G技术的影响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媒介传播是其最直观的影响领域之一。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新挑战，传统媒介的研究者和工作者需要迎难而上，坚定信念，拥抱新技术带来的新变革、新局面，将新技术和自身原有的传播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5G技术打开的崭新的“连接”可能，实现“弯道超车”，重新确立在信息传播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发出新时代的“主流声音”，为“讲好中国故事”努力进取。媒

参考文献

[1] 卢迪，张玮玮 .5G 背景下移动媒体行业发展的问题与思考 [J]. 电视研究，2019（2）：61-62.
[2] 喻国明 .5G 时代传媒发展的机遇和要义 [J]. 新闻与写作，2019（3）：63-66.
[3] 卢迪，邱子欣 . 新闻“移动化”与直播“常态化”：5G 技术推动新闻与直播深度融合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6-10.
[4] 周艳 .5G 时代，媒体融合的发展对策 [J]. 电视工程，2020（1）：16-17.
[5] 喻国明 .5G 时代传媒发展的机遇和要义 [J]. 新闻与写作，2019（3）：63-66.
[6] 陈雨潇 .5G 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实践应用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1）：30-32.

作者简介：孟凡浩（1983-），黑龙江泰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任编辑，研究方向：传播学。

（责任编辑：张晓婧）

（上接第25页）

化的重要目标，但大数据固有的稀疏性和低价值密度特性也是建立和应用出版大数据所要面对的重要难题，如何从海量异构稀疏的数据中定位有价值的信息？如何判断大数据的价值？出版业务流程优化不能为了大数据而大数据，应从整体上研究并衡量特定数据集的质量，设计大数据质量判定的可计算性判据；并积极探索大数据价值度量、社会化网络环境下大数据价值生成、扩散和增值的原理。[2]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群体智能的研究方向，群体智能是通过互联网组织结构和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系统吸引、汇聚和管理大规模参与者，以竞争和合作等多种自主协同方式来共同应对挑战性任务，涌现出来的超越个体智力的智能形态。在互联网环境下，海量的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相互赋能增效，形成人机物融合的“群智空间”，以充分展现群体智能。[3]

群体智能提供了一种通过聚集群体的智慧解决问题的新模式，基于群体编辑的维基百科、基于群体开发的开源软件、基于众问众答的知识共享等都是这种新模式的体现。以群体智能的视角审视出版业，数字化流程再造将会首当其冲，大量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智能将取代传统的编辑加工、审校、排版等技术环节人力资源的投入，同时互联网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智力内核，将辐射包括从选题开发到知识服务运营整个创新过程的所有作者、读者、出版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网络。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版流程将以群体智能为指引，以结构化的数据编辑为基础，以知识图谱构建为核心。传统出版业只有借势新技术，才能实现变道超车、弯道超车，步入新兴出版的快车道。媒

参考文献

[1] 贺耀敏 .“十四五”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几点建议 [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4）：19.
[2] 徐宗本，冯芷艳等 .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前沿课题 [J]. 管理世界，2014（11）：158—163.
[3] 李未，吴文峻 . 群体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向 [EB/OL]. 中国科技网，2017-08-03. http：//stdaily.com/index/kejixinwen/2017-08/03/content_564559.shtml.

作者简介：刘瑞东（1973-），男，辽宁海城，副编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刘长明（1965-），男，黑龙江哈尔滨，副总裁，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高国连（1974-），男，河南新乡，业务部总经理，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龚小晖（1982-），女，黑龙江富锦，编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旭管）